

關

里

文

獻

考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一

自周室衰微孔子不得位退而與其徒贊易象修春秋刪定詩書講求禮樂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復昭明於萬世而淵源所及或聞風私淑傳緒無窮或守其遺經抱殘補闕俾聖人之書佚而弗墜於地是皆功在聖門而崇祀之典之所以特隆也顧前世以來罷復不一求瑕指累議論紛紜我

朝博採廷議斟酌參詳自七十子外定爲聖嗣伯魚子子思子蘧瑗林放孟子孟子父激門人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周傳春秋者三家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漢傳尙書者二家伏勝孔安國禮三家高堂生后蒼杜子春詩一家毛萇春秋傳一家董仲舒注疏一家鄭康成蜀儒諸葛亮晉范甯隋王通唐韓愈宋范仲淹胡瑗邵雍周敦頤敦頤父輔成歐陽修司馬光程顥程頤二程父珦張載載父迪尹

淳楊時羅從彥胡安國李侗張栻朱熹熹父松呂祖謙陸九淵蔡元
定元定子沉黃榦陳淳真德秀魏了翁何基王柏元陳皓趙復金履
祥許謙許衡吳澄明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蔡清羅欽順
國朝陸隴其凡六十八人其位次封爵及從祀之所由已詳祀典考
中茲特參之前史采其立身明道之大者各爲列傳以類相從其序
次一以年世之先後爲斷惟孟子及程朱門人則不以世次而各附
於其師之後以著道統至伯魚子思已列世系安國旣入家傳者遂
不復述云

周

蘧瑗字伯玉衛人仕衛爲大夫衛獻公十八年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
師辭師曹請爲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孥於

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予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覆將若之
何伯玉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孫
文子遂攻出獻公立殤公殤公十二年獻公在夷儀使公子鮮告甯
喜欲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緩不
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獻公復國又三年吳公子
札適衛見伯玉與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晉趙簡子將伐衛
使史黯往視之還報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
出靈公卽位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
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伯玉曰謹
受命旣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之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
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
善用之蚩賁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
晉善用之今緩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

還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轡轡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

林放字子邱魯人或曰孔子門人

述曰蘧伯玉先聖稱爲君子而嚴事之至衛嘗主其家徵其行於傳記蓋卓如也而林放自魯論問禮一事外他無所表見先儒但以爲魯人而已近錢塘進士成君城輯泰安郡志獨考其里居甚詳其說曰魯地闊遠以經傳注疏及國語史記水經注括地志諸書證之大約東至沂水費縣西極魚臺嘉祥南盡鄒嶧北抵泰山廣袤數百里

皆在魯封域之內今關里志但言放魯人不能確指其鄉之所在山東通志因之兗州志并佚其姓名不可謂非遺憾考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舊志及他書皆不載余獨謂其可信者三宋真宗命廷臣撰孔子弟子贊主客郎中刁衍贊林放云東岳稱美長山表封一記其所生之地一記其所封之地也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意孔子並時列國名卿大夫及魯多君子知禮者蓋不乏人何獨取例於放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乾隆己卯掘地得古碑字畫俱已磨滅惟隱隱見林放及唐太和二年數字此則千年以上之物尤可據以爲信者也放城集舊名放城鎮在郡城東南百八十里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

周

左邱明魯人爲魯太史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孔子旣因魯史記作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其有所刺譏褒譏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
見也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春秋具論其語爲內
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
公爲外傳國語二十一篇以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威
王傳鐸椒椒授趙成王相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蒼漢初爲丞
相其時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傳誼
爲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爲蕭望之言左氏望
之薦禹徵待詔授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咸授劉歆常
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欽授王莽初此經遭焚書廢滅及孔氏壁

經出又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時歆校祕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時咸爲丞相史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方進質問大義先是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己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爲孔光言光卒不肯唯房鳳王龔許歆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

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閒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舊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

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缺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徼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
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
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
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
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
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然竟不得立至平帝時始
立學官旣立旋廢建武中鄭興及陳欽子元傳春秋左氏學會尙書
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復立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陳
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眞
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卽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
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臣下也
今論者沉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

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嫪微詞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挾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民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分明黑白建立左氏釋解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

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
召見俛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
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
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太常選博士四人以元爲第一帝以元新
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謹譁自
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卒光武重違衆議遂不復補左氏復廢賈
誼八世孫徽嘗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作左氏條例二十一
篇徽子逵傳父業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爲解詁五
十一篇永平中獻之明帝重其書寫藏祕閣章帝卽位降意儒術特
好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使逵發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擿出左氏三十事上之帝嘉焉令逵自選公羊
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由是左氏復行於世而鄭興子
眾亦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子安世能傳家業世遂有

鄭賈之學自外孔奮服虔類容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鄭康成之徒皆傳左氏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晉杜預立功之後殫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唐貞觀間孔穎達等奉詔修疏永徽中長孫無忌等上正義三十六卷

公羊高齊人口受春秋於子夏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五世相授至壽傳其弟子齊人胡毋生生著於竹帛爲漢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時武帝尊公羊其學由是大顯董仲舒弟子通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及東平嬴公而惟嬴公爲能守學不失師法以授東海孟卿魯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卒二人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東門雲公孫文文徒衆尤盛顏安樂授淮陽泠豐淄

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疏廣事孟卿授琅邪筦路貢禹始事
嬴公成於眭孟授相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
顏氏復有筦冥之學筦路授孫寶冷豐授東海馬宮琅邪左咸咸徒
眾尤盛後漢任城何休作春秋解詁又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
意作公羊墨守晉王接謂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義乖謬乃
更注公羊春秋徐彥又撰疏三十卷彥不知何時人或曰唐貞元長
慶後人

穀梁赤顏師古曰名喜阮孝緒曰名倬字元始魯人受春秋於子夏
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
博士漢武帝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
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寢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
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卽位聞衛太子
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等皆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

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選郎十人從受千秋死徵江公孫爲博士江博士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具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授楚申章昌徒衆尤盛始更始事千秋受穀梁學傳琅邪房鳳而江博士又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晉范甯以穀梁春秋未有善釋撰集解十二卷例一卷徐邈爲注

述曰左氏公穀各成一家言以闡述先聖作經之微旨其得失優劣先儒論之詳矣謂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

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考事甚精而不曾講學公穀乃是經生而考事頗疎程伊川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識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詳而事差朱子之言也而夾漈鄭氏獨曰三家之傳體制不同詳略亦異未可以優劣判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漢時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獄節吏事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皆不待摭摭而自見其有功於世又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此說最爲允當未可

目爲調人之論他若尊公羊者以左穀爲廢疾膏肓守左氏者議公
羊爲多任權變各持一說互相排斥興廢由於好惡盛衰係於辯訥
遂至啖趙之徒欲起而盡廢三傳不亦有漢諸儒之過哉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四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五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三

周

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魯公族孟孫氏之後也父激字公宜孟子幼時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甚崇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何也子思曰然昔吾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遂受業子思之門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年八十四卒今孟子父激配食崇聖祠而孟子之徒據趙岐注有樂
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廡連徐辟
陳代彭更咸邱蒙高子桃應季孫子叔凡十七人宋孫奭又益以益
成括得十八人徽宗政和五年皆追贈爲侯伯元吳萊作孟子弟子
列傳又益以滕更凡十九人而史記索隱又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
廣韻注又稱離婁爲孟子門人考公明高實受業於曾子而離婁之
說更無稽不足信先儒已有辨之者至子叔季孫二人朱子集註復
以趙岐爲誤則孟子弟子之傳者蓋止十有七人也今惟四人得從

祀於廟庭焉

樂正克魯臣

公都子

萬章

公孫丑

述曰太史公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伯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夫孔子之道大而能博羣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各隨其學之所近以教授及門其後源遠派分道術益雜如吳起禽滑釐之屬競以功利相高荀卿至敢爲性惡之論以顯悖於聖人而猶依附孔門謬稱私淑沿及漢初迄無異說司馬遷博極羣書乃亦不審是非至屈孟子與荀卿同傳嗚呼異學之害正也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六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四

漢

高堂生魯人齊公族也或曰高敬仲食采於高唐因姓焉禮自孔子時而其經已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是獨有士禮十七篇高堂生能言之漢初諸學者多言禮而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又授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蕭奮於是諸言禮爲容者由徐氏後又有古經出淹中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及明堂陰陽之記字皆大篆因名曰古文儀禮內惟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又多異餘三十九篇並無敢傳之者以無師說今皆亡高堂生所傳者稱爲今文儀禮鄭康成爲之注而唐賈公彥疏焉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漢文帝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

有乃聞伏生能治將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焉初秦下焚書之令伏生以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及漢定伏生歸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者伏生教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又事兒寬門人同郡簡卿稱大夏侯勝授褒成烈侯及齊周堪烈侯授漢元帝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於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許商授沛唐林平陵吳章重泉王吉齊泲欽皆顯於朝徒衆甚盛小夏侯者大夏侯勝從兄子建也建初受業於勝後又事歐陽高以傳平陵張山拊山拊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山陽張無故信都秦恭陳畱假倉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元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而此外習大夏侯者有北海牟融定陶張馴習小夏侯者有東海王良歐陽尙書之學始於歐陽

生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高
孫地餘地餘子政政子欽八世皆爲博士歐陽高授濟南林尊尊授
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龔
勝當授九江朱普上黨鮑宣朱普授沛桓榮榮爲章句二十三萬言
傳子郁郁定成十二萬言以授楊震朱寵由是桓君有大小太常章
句桓焉桓典皆世其學朱寵授張奐楊震傳其子秉秉傳賜賜傳彪
四世盡以歐陽學顯當世張酺丁鴻嘗從榮受章句明帝詔鴻與諸
儒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鴻授劉愷楊倫陳弇而歐陽歆又授高獲
禮震曹曾曾又傳子祉他如牟長朱登尹敏杜喬徐穉鮑永之屬亦
皆習歐陽學三家之學惟歐陽最盛大率皆本於伏生所謂今文尙
書也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晉齊閒而孔安國古
文尙書始顯其源流授受在安國傳中

毛萇趙人也善詩初孔子刪詩爲三百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授曾

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授毛亨亨河閒人稱大毛公授萇萇爲河閒獻王博士稱小毛公獻王修學好古立毛氏學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衛宏詩故有小序相承爲子夏作自爲一編別附經後毛公引以入經及衛宏又加潤飾焉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逵又承明帝詔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漢初言詩者有魯齊韓三家魯詩出魯人申培公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浮邱伯受詩旣卒學申公歸魯爲訓故以教門人無傳疑者則闕弗傳王臧趙綰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惟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丞相韋賢事江公及許生傳子元成及孫賞於是魯詩有韋氏之學東平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傳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

賓沛褚少孫於是魯詩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長安兒子游卿授琅邪王扶陳畱許晏而沛縣薛廣德亦從王式受魯詩授楚兩龔此外善魯詩者有任城魏應平原高嘉右師細君細君傳會稽包咸應傳千乘王伉嘉傳孫容容傳子詡齊詩之學出於齊人轅固固孝景時以治詩爲博士武帝初復以賢良徵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而魯夏侯始昌最明始昌授后蒼蒼授白奇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昌授九江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而外此治齊詩者有蜀郡任末梓潼景鸞東武伏黯黯傳子恭韓詩之學出於燕人韓嬰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涿韓生授河南趙子趙子授同郡蔡誼誼授食子公與王吉子公授泰山栗豐豐授山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海髮福由是韓詩有王食長

孫之學而此外言韓詩者有閩中楊仁壽春召馴淮陽薛漢授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犍爲杜撫撫授山陰趙曄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后蒼字近君東海鄉人始事夏侯始昌通五經尤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初東海孟卿從瑕邱蕭奮學禮以授蒼及魯閭邱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慶普授族子咸及王臨薛曹充魯夏侯敬臨傳犍爲董鈞充傳子褒初漢河閒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氏史記樂記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兄子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大戴授琅邪徐良小戴授梁橋仁楊榮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

楊氏之學漢末馬融傳小戴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康成受業於融又爲之注魏王肅受學康成之門人亦有禮記注唐孔穎達等奉詔撰正義其序曰晉宋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惟皇熊二家見於世皇熊二家謂南朝皇甫侃北朝熊安生也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教授鄉里初周官行於世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武帝開獻書之路於是周禮出於山巖屋壁間有女子李氏得之上河閒獻王五官頗有殘闕而冬官一篇盡亡獻王購以千金不可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仍上之祕府而五家之儒因罕得見焉孝成時劉歆校祕書見之始著於略衆共排以爲非惟歆獨信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時奏置博士弟子惟杜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又以經書轉相證爲解達因作周官解詁後馬融復作周官傳以授

鄭康成康成又作周官注而其說引杜子春及二鄭之義爲多

述曰漢承秦後初除挾書之律當時守遺經者率以口授生徒其後獻書者益多國家始爲置博士教弟子而祕府之籍猶有伏而未發者然而兩漢四百年間傳經之士生徒數千盛者或至及萬無不深通一經更或兼舉數藝授受相承各有師法及漢之後經籍大行而專門名家者反寡盛於絕續之交而衰於昌明之日古今人不相及竊甚惑之今廟堂從祀漢儒於兩京得八人安國則列入家傳中康成兼通六藝仲舒又不以傳經祀皆別爲傳右於各傳一經者類而叙之其淵源授受亦粗述其最著名者數十家其他弗能盡也又考漢世諸儒易有田何施讐孟喜梁邱賀費直焦延壽高相京房諸家三傳有賈誼胡毋生江公數家皆不列於祀典意者三傳傳經漢儒傳傳旣祀左公穀不復及賈生等邪又先儒之祀始自貞觀當時諸家之易已微惟王弼注獨顯是以進弼而不及他氏邪至明嘉靖間

從張璠之議而弼祀又罷於是易師竟闕秩祀云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四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五

漢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
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
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
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
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
極今子大夫褻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
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
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
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閒守文之君

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諄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

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先王之德興滯補
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
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
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
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
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
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
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
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
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
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
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
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
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
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
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
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
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
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
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
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

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

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騷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

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帝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

甚累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卹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變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實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故許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予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之以稱朕意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皋陶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

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

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酷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戢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

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更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

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
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
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
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
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切以日月爲功實試
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
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
帝復策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滅沒明盛昌之
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
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
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

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旣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
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
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
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策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
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
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
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
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
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
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微古今之道也孔子作
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
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

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
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
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義而死
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
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
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
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
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
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祭
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
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
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
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

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

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廩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盜賊圉圉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地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

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
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
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
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
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
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餒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
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
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
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
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奸邪而俗敗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
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

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
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
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
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
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畢帝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
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
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
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對曰臣愚不足
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
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

且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
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止雨
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
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
竊其書而奏焉帝召示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
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
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
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
千石弘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
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

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者
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
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
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
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
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
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述曰江都富六經離析之後下帷發憤學究本原令後學者有所統
壹誠兩漢之一人也第劉子政以爲有王佐之器雖伊呂無以加未
免推許太過惟真西山之論曰仲舒學術醇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
終未窺大道之全或至流於災異之術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
從遊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諒哉斯言也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八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六

漢

鄭口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康成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大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康成善算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康成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漢氏中興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胡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鄧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謝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車大夫也今鄧君鄉宜曰鄧公鄉昔東海子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鄧公之德而無

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
舉康成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
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康
成皆下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康成後常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
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
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
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過闔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
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
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
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人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
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置

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
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
勛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
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
無紋冕之緒頗有讓傳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
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
定傳與其人曰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
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
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
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
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
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
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科回賜之徒不稱官。賈勣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痼疾時衰。紹與賈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綴紼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攷許慎五經異議答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熟。稱爲純儒。齊魯閑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康成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康成惟一子益恩。孔融在北。

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爲魏侍中

述曰西漢經師純質術業深邃然於六經初出之時各持己見以爲訓詁人是其學家自爲書攻短較長率多牴牾延及東漢傳授愈紛議論益雜執滯章句固不可通康成出於衆說紛亂之中乃能博洽舊聞折衷義理貫穿融會著爲訓言然後易詩書三禮論語孝經之學粲然有所統壹不可謂非經傳之功臣矣至於擇焉不精聞多謬戾摘瑕索玷誠不能免要終不得以小疵而掩其大醇也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八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九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七

蜀漢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豐之後太山郡丞珪之子也亮早孤遭漢末擾亂隨從父元依劉表避難荆州元卒亮居襄陽隆中躬耕隴畝不求聞達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州徐庶與友善謂爲信然時昭烈屯新野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閒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昭烈遂詣之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

慨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是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建安十二年劉表卒子琮嗣聞曹操兵至遣使請降昭烈在樊間之率其衆南行爲操所追破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棄兵束甲北而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

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被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昭烈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留鎮荊州明年昭烈自葭萌還攻璋又明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十九年與昭烈共圍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亮乃收集羣賢辨別才器處以顯任各盡其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然爲治頗尚嚴峻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

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
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
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
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任任極則賤
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
恩恩之以得得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二十五年曹丕篡位明年羣下勸昭烈稱尊號昭烈未許亮說曰昔
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
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
世祖威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
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亦欲望尺寸
之功如純言耳昭烈於是卽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爲丞相錄尚書事
假節是歲秋昭烈忿荊州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張

飛卒後亮兼領司隸校尉明年夏昭烈兵敗還永安又明年春昭烈
病篤召亮會永安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
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
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爲詔勅後主且曰汝與丞相從
事事之如父四月遂崩喪還成都太子禪卽位改元建興封亮武鄉
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
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結和親爲與國三年
春始率衆南征進兵越雋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圍餘
衆以拒獲素爲彝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旣得使觀營陣之閒問曰此
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
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四郡皆
平卽其渠帥而用之乃悉收其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
戰馬以給軍國之用十二月亮還至成都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方

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
奸人懷自勵強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
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統諸軍將北駐漢中臨發
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
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
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
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
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
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
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

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
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
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
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
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
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
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遂行
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
遣曹真都督關右軍郿亮身率大眾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
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羣臣莫知計所出魏主胤西
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節
度舉動失宜遂大爲郃所敗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衆
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
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其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
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忤厥咎於
是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才五萬或
勸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
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通變
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

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勞冬十一月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復上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呂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

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竊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閉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跎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睹也表上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來追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遣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救之亮出自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以亮仍爲丞相八年夏魏使曹真由斜谷數道並進司馬懿沂漢水由西域與真會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大雨棧道斷絕魏主令眞等退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於陽谿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射用連弩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與戰又敗之射殺張郃亮以連歲出師皆苦糧運不繼乃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園囿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軍事文彩不斲而過於丁寧經事綜物公

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校簿書
主簿楊顥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謝之十二年二月亮悉大眾十
萬由斜谷出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於渭水南據武功五
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
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
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以巾幘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使辛
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
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相
持百餘日秋亮有疾密表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
尙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
還意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
不答後蔣琬費禕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病篤授長史楊
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卒於軍時年五十四楊儀等整

軍而出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諡忠武侯後爲亮立廟沔陽亮爲相國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亮副快快怨謗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涕曰吾終爲左社矣李平聞之亦發憤死平常以罷免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亮嘗自表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作八陣圖

蓋黃帝太公邱井法人莫曉也晉陳壽奉詔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亮卒子瞻嗣爵官至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蜀人追思亮因愛及其子每因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告曰諸葛侯之所爲也炎興元年冬魏鄧艾伐蜀瞻督軍涪亭前鋒破退還駐綿竹艾遣書誘瞻降瞻怒斬艾使列陣以待大敗死之其長子尙曰父子荷國厚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亦策馬冒陣而死

述曰汾讀武侯戒子書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然後歎武侯之去聖賢不遠也蓋澹泊則寡欲而志氣清明寧靜則有養而根本醇固故能始也不苟進而藏器於身繼也不顧身而盡忠所事威望著於華夷德業傳於後世偉哉伊呂之後誠罕見其匹矣至於炎祚告終有志未遂實由天命夫豈人爲而陳壽遂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以成敗論人抑何見之陋也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九終

關里文獻考卷四十九終

九

八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八

晉

范甯字武子本南陽順陽人也曾祖晷爲晉雍州刺史有政能祖稚
辟大將軍掾早卒父汪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爲桓溫安西長史以
蜀平進爵武興縣侯官至安北將軍徐亮二州刺史後以不悅於桓
溫免爲庶人甯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溫所諷遂
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
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
緬邈至道淪翳濛濛輟詠風流靡託爭鬻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
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洛周孔之塵網斯蓋
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
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

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乘典又不遵禮度游辭浮說
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摺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
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崩樂壞中原傾覆古之
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與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
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
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
傲誕畫魑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
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眾之愆大也
其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沒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
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教化大行在職六年遷
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
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
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

寶其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留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
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
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
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
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
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窮髮要求復
除生兒不復舉養解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
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采離左
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
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
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
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壠墳樹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
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

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
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
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事秦致
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
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
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至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
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合併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
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恤貧
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
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治縣如今互相傾帖則是下官
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遷流人
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
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采布

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
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旣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
旣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
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
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兼井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
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藉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
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
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倣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
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
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已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
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宜皆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
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
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

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旣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于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

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時陳雷范宣少好學博綜羣書尤善三禮隱於豫章閒居屢空常以誦讀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而甯在郡亦儒博通綜立鄉學教授江州人士化二范之風並好經學由是當時並稱二范焉甯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焉

述曰自魏晉易清言之風尙元虛之習於是士皆擯棄經籍宗旨老莊以放誕爲清流以禮法爲俗學浸淫成俗流禍國家陵夷至於五胡亂華禮樂崩壞延及江左日以衰微而兩漢諸儒傳說盡亡滅於其閒清流之禍一至於此獨范武子不爲時尚所誘發憤而力排之斯亦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矣

閩里文獻考卷五十終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一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九

隋

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高祖虬事北魏孝文帝官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父隆隋文帝初國子博士出爲昌樂令遷衙氏秩滿退歸不仕通始生隆筮之遇坤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隋旣平江東隆歎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世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年十五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懈衣者六年仁壽三年通始冠慨

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陳太平
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
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
歌而歸累徵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大業元年司徒楊素重其
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
共饔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
也或譖通慢素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
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通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
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塋於茲四代矣
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
在茅檐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乃續詩三百六十篇書一
百五十篇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修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
篇號王氏六經六年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往來受業者蓋千餘

入河汾之教號爲極盛十年尙書召通署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弟子議曰禮死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聖人之大者天下之能事畢矣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子福郊福時取通答門弟子問爲中說十卷通所續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福時子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勃與兄勔勳唐初皆著才名云述曰朱子之論仲淹也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哉矣夫豈息

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當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

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摺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閒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旣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閒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

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